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四

藝文志

碑記

皇清

副使張維赤捐修漢劉昆祠碑記　洪之傑

生乎數千百年之後與古人邈不相及而睪然高望汲汲如庀其家事此豈有所為而致其情而實有所

為而致其情者所為先民是程惠我人斯也觀察張公由給諫出補荊南副憲下車未及三月釐革諸大奸弊士民咸加額相慶中有舉漢以來如劉公諸傳人以致美者公乃喟然而嘆興曰吾治何所逮於古者古者建官甚簡天子得以知其下之名實而不肖者無敢以罔績冒功即如劉公令江陵傳者但反風滅火一事而天子以為異徵史官書之以為美談至今人念之不忘豈非其所治者善所感者深而有以

永之於無窮乎若稱劉公則得矣吾何有焉雖然吾治無所得於古而民情則何所不逮於古也今去漢既千數百年矣民之稱劉公者自若也祠廟而俎豆之者自若也於以見人心千載一日而三代直道之行也若順民心之所欲為而妥賢祀於已往垂景行於將來其新劉公之祠焉而可衆皆忻然曰唯公於時捐貲為一邑之倡檄闢其荆榛雜沓而鳩庀之吾因嘆公之任江陵者承行火之餘烈而濯之以清風

迄於今爝火熄矣君子之德著矣窺其意恒若弗敢當劉公至乃為之祠以志其嚮往之意夫劉公見知於天子而公以直言顯當世為今之良憲司揆之古人當不知何如萬口喁喁必有能道之者茲不詳錄而述其修祠之始末如此

重修武昌府儒學碑記　蔣永修

嘗觀都會之地教化之本也畿甸無論已外如長安汴都建業武林及楚鄂州諸首郡其士習文治必為

屬郡邑所不及雖下邑絃誦多可裒採亦間且中歇必不如省會都人士數百年不衰蓋節鉞監司治化之親近賢士大夫舟車之往來經史諸子之書所聚會而道德仁義之徒挾鈴鐸訪遺逸者必先至其地以察風氣之聚散觀文物之翕闢故所見者大所通者遠所聚者散殊合上下四方之氣象精神以成其學此豈山陬海澨之國所能較彬雅論明備哉今獨於武郡有傷焉余順治初宰應山嘗來此間見其風流都雅詞章鬱勃尚

氣節而重禮義足為百邑宗余意三四十年後當必有遠如費禕孟宗李太和馮當世近如郭明龍吴磊石賀對揚熊芝岡者張楚軍也余去且十年楚之官於京者日寥寥劍佩窮山百室不若也余訝曰是誣我已余歴豫章暨於越又且十年輒有問輒所答如前丁巳余奉命督全楚學政比至楚詰朝進謁文廟俱頹傾剝落瓦礫荆榛殊深愴感余始悟玆人文之所由衰也三代之下其所以維繫人倫隄防名教者恃有孔子耳無孔子則

必無君臣父子則必無兄弟朋友夫人心善因彼以為聖人之居荒涼若是是褻聖道也聖道可褻亦何所不至因之為渙散因之為攘奪因之為背叛而欲使人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文彬彬乎其可觀者我知其無是理也故雖治化之跡具在賢士大夫經史諸子道德仁義之徒去來其間者亦未嘗絶而入則無聖道之歸以為感發而徵驗夫日納於聖人之門以教人而尚有不從乃繫屬之地未聳觀瞻徒藉此陳

跡泛涉以望人之奮興者則斷斷乎必無之事也余於是惻然憂惕然懼以創葺為已任因請於前撫憲張公並告方伯徐公及同人諸君子皆幸曲為措置共勷是事所愧余綫才綿力百計經營未能獨就日為中道之呼加以軍供旁午匠石支離展轉二三年間日冀月月冀歳未易竣厥事也今幸

聖靈在天又值今撫憲王公庚申秋仲祭戟初臨鼓舞整葺踵事增麗櫺星泮水易腐滌污聿觀

厥成余心少慰然而未也當筌簧久曠之時其沈淪已甚天機真性未能驟發況都會之間易為興感亦易為汨没彼且視治化之跡及賢士大夫經史諸子道德仁義之徒以為尋常而紛華靡麗又非外郡可比則日侵而月蝕之雖寢食宫牆恐無補也噫余所司何事而抱此無窮之憂乎因語司鐸王子石子曰我輩既身任師表務實心實意知天地間惟此一事而此一事在我彼胡安定

者獨非人傑乎哉其教蘇湖也當時即取為國學法人至今稱之亦以其所為者乃天地間第一事豈獨至今稱之雖萬世稱之也今獨不能為安定乎意惟計生徒之多寡以廣學舍量室廬之遠近以為期會分文行之科比才智之等程騎射筭數之能各有所領如院長然各有所分如科曹然課藝有期設備有時給假有規其最優者列聞當事不率者夏楚勿惜凜凜不可犯循循不可亂則教之興也至於五經書

史類而通之漢魏八家廣以設之而又考居家之淑慝察涉世之正偽省退處之隱微行之三四年間則學之成也目今撫憲以教化為己任藩臬諸公皆勤勤於風土自為條設廩餼時加獎藉且推行各郡因以上其事於

朝廷其必然者也余用是諄諄其有不盡言者則亦推行其不得已者爾王子欽命石子永年因請而勒諸石

光化縣重修儒學碑記

蔣永修

光化襄屬之僻小邑也葢漢酇縣於春秋時為穀國穀固今之穀城而光化又穀之分邑歟吁細甚矣其地狹則其治簡故其為學止得比小學不得與大縣等予督楚學政於襄凡三至而四試焉其隷光化學者始至通計文武庠不過七十餘人四試之新進者文不過益十四人武十六人而已而其間年老物故凋零耗敝者數又畧相等夫

國家之建學也不以地之僻小而少異其教凡詩書禮義之俗皆欲使之與上國均然而聞見隘則教化微生徒寡則董勸鮮雖欲振興扶助其道無由戊午春吳子世禄既秉鐸兹土入其境愓然徵其徒寂然而且登

先聖之堂造諸賢之室率皆棟宇不備風雨飄零不禁慨然亟圖整葺而二三弟子員鶉衣百結半菽不充無可與計事者比庚申吳子且以報政還國學去矣

慮既去則無有繼厥志者乃捐背勉成之經始於庚申仲冬訖工於辛酉季冬既成則請記於予予喟然曰賢哉吳子之為教也夫教之事有三其上正倫紀厚風俗其次課以正事程以文詞然欲使上而習焉則必為之羣居為之館舍為之尊嚴之地為之誦法之所則廟學其重矣廟學未建雖法立令具終不能使賢愚同趨風俗一致廟學建矣賢者既有所奉而趨即有愚不肖邪僻之徒亦皆望其涘而思企履其

域而弗敢越且夫吳子之爲教則又具矣甫登席即
條議風化人心數大事皆確實可行而又訓諸士以
經術文藝彬彬然有古君子風敎武士以鄉射俾服
習於内志正外體直之義而不競於力繼乃就是役
以躬率先諸士子雖寸絲斗粟皆踴躍以爭赴而惟
恐後則皆平日之教化所及也且吳子深冀夫教化
之或有繼起而加勵者而玆役之不可以不及身而
爲之也故亟亟焉圖之予故曰賢哉吳子之爲教也

吳子逡巡謝曰此固家大人之庭訓也予又為悚然改容而記其姓名於石吳子世禄字大秩今倅補國學

重修漢陽府學碑記　李昌祚

漢陽府學在府治之西形家言為别山沔水之所凝滙而此地獨鍾其秀府轄僅二縣爾其間理學節義功業名賢輩出即今科名之盛上第高科世家名族自卿貳翰苑清要諸路以及府州縣專城之屬甲於

他郡果人地傑靈相應而然乎粵稽舊志明萬歷丙午增修時鄉之大夫士欣助之費甚鉅先中憲為之記厥後寇訌兵亂殿廡祠署鞠為茂草過此地者未嘗不欷歔感泣而且力之不逮也

國朝建官以來沿加葺除曾有來真山乞言於先文介者卒以取財浩繁功遂中輟今三韓楊公來守茲土政行民愛百廢具興至謁 孔廟乃周視浴嗟毅然以復修為任捐俸斥贖量工計日不數月而煥然一

新釋菜禮成走書於余曰願有記也余少遊於斯學矣兩世先公且有言曰余雖養病泉石間其何敢辭古先王之教人也禮樂以養其志器數以習其節其用人也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故其為士日有事於俎豆簠簋雅頌聲歌而其志常有以自下速成躁進之氣除之既盡即終其身抱道而處與其生徒揖讓嘯詠於山澤之間訢訢侃侃未嘗一日馳騖乎外也茍出而圖吾君臨民而切如傷之懷赴

義而有恐後之羞其所漸漬者然矣一旦當國家疆埸之事戡亂定危文事修而武功備煌煌史冊先王之寓其意於庠序使人樂其教之大成而養之有素固如此其深遠而無窮矣後世學校之權不重禮崩而樂壞器弛而數失士子朝夕之所誦習者章句所揣摩者聲名上之所求者在彼而下之所應者在此僥倖取效於有司則以為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怵之以威而色變誘之以喜而心動者何也中無主也

不自知其教之不率而復怨其用之不蚤矯語巖穴而内多可欲之實甚至指重道尊賢者為迂病貴貴尚齒者為諛醲為風俗有識者鰓鰓焉憂之蓋越孔子之道無以垂法於天下後世也今者

文教隆於上勵精圖治務崇實用乃嚴其途於進取仍專留一師以為表率漢俗素稱淳龎理學節義功業名賢之流風未墜諸士多才砥礪躬行一返於古無徒使人謂漢陽之盛獨在科名以仰答

朝廷豈弟之化楊公今日修復學宮之意其於為政也誠知所先哉楊公名必達號聲振中憲大夫知漢陽府事

明鍾祥令蕭漢殉難碑記　李起元

世之論大忠大節者莫不以死國為上雖然節一也而難易實殊或戰而死或守而死或從容就義而死是故免胄趨敵馬革裹屍奮不顧身者能之面著數矢而不動舌截一劍而弗降視死如歸者能之若夫

力竭城亡引領待刃刀鋸迫之於前爵禄餌之於後七日而水漿不嘗百折而腰膝不屈題詩明志引刀自裁則非學問素明卓有定力者不能也余於蕭公獨有嘉焉公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幼不為章句學殫心諸先賢語錄每念古人成仁取義輒色飛神往其生平大志可知矣丁丑成進士謁選得鍾祥令鍾祥郢附郭巖邑中州寇擾荆襄戒嚴公下車即清保甲積粮糒飭樓櫓具飛礌治火器日討國人而訓

練之暇則進諸生談藝勉以忠孝其於簿書獄訟遇
事風生而天性恬澹僴然不滓爲楚循良冠壬午冦
決濁河灌開封遂大舉汝寧荆襄皆望風潰除夕犯
郢公謂中丞宋公曰彈丸邑天子之新豐也橋山弓
劍實式憑之惟有誓死以守與城俱碎爾且郢居上
游石城不保則沔漢氣奪建瓴而下鄂城危矣請以
一死厲三軍之氣可乎登陴誓衆石矢雨下賊少却
頃之衆復合督攻益急雲梯直逼城下勢不可支公

易袍笏坐樓中指揮自若已而城陷中丞宋公一鶴
引佩刀自刎留守沈公壽崇以詈賊見殺公遂被執
賊衆擁至偽帥所强之跪公瞠目詈曰憾不斬汝萬
段我朝廷强項令而俛首於盜乎偽帥怒以刃臨之
公大呼曰速斷吾頭忠臣寧怕死耶伸頸就之了無
怖色偽帥揮執刃者退誘之曰吾知汝清官能降我
當不失富貴公復大呼曰我血性男子而向賊求官
乎又强之食公却之偽帥知志不可奪令幽之吉祥

寺有偽參謀弦圭者又誘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談行權者達人之妙用公毅然曰為人臣子而從權三綱淪九法斁矣遂閉目不言勺水不入口者七晝夜忽索筆寺僧書楊椒山臨刑詩於壁擲筆北向伏地大哭潛取沙彌刀自刺其喉以死藉令貪生之念微動於中安能從容就義若此舉國聞之莫不痛哭如喪考妣賊亦為感動收其屍葬於寺後云至順治乙未閱十有四載有詔旌明末殉難諸臣余從士民之

請上其事於按臺張公朝瑞公遂拜疏得
俞旨與宋沈二公俱祀名宦漢陽司理鄒公二瞻為公
里人又同籍適從直指行部安陸拜公墓慮昔倉皇
收葬舊棺朽敗更治美木易之啓棺顔色凛凛猶有
生氣買舟載歸其里葬之公一腔熱血洒於鼎湖當
畢命之時豈有他求哉然精忠大義感動人心能令
凶懟斂刃叛寇瘞體迨至時移代異而父老隕涕而
明其事舊友洒泣而求其尸輶軒之使採輿論而拜

章

優卹之恩獎幽忠而崇祀皦皦焉與日月爭光可也嗟乎世路悠悠友道不修久矣榮枯偶異遂有掉臂不顧者肯歸亡友之骨於數十年後二千里之外哉昔顏杲卿之死張湊獨得其髮歸之其家千古猶以義士稱之而鄒公獨能以忠臣未朽之完骸歸蕭氏其意卓越為何如乎余故併揭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友者

宋中丞墓碑記　　　金德嘉

嗚呼此明故巡撫都御史鶴峯宋公之墓也公禦逆賊李自成之難以懷宗癸未正月死之順治乙未歳直指張公上其事公乃與故承天留守沈壽崇鍾祥縣令蕭漢並入名宦祠云自成之陷郢也留守罵賊見殺令絶粒七日自刺而公則引佩刀北嚮刎城上葬公處距城三里許倉皇掩坎不成封也二三故吏勒斷碣以志其姓氏蕭令死瘞吉祥寺側越十數年

其同里鄒二瞻官漢陽理刑從廵按行部郢以其骨歸葬南豐而公墓獨在郢土人所謂三里墩也有幕客高姓者後公死墳與公墓相望其子某歲歲當寒食節輒用瓦盆盛麥飯酒脯挂紙錢行哭先旅公墓而後及其父墓也故吏某某走會哭哭已相與飯飲公墓前去如是者歲以為常公死垂四十年故吏皆老斷碣亦且漫漶矣於是醵錢代石易豐碑焉屬德嘉為文以表之德嘉與同邑舒逢吉讀安陸郡志至

三忠傳而泣下霑襟也憶懷宗壬午賊決濁河灌大梁捲甲南向汝鄧襄樊破竹矣當是時公豈不知承天之難守哉顧念興獻弓劒寢園國家根本也且地踞沔鄂上游萬一如古睢陽死戰沮遏賊鋒蔽遮江淮以存天下即肝腦塗地如飴爾而竟齎志以死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沈畱守時詿吏議方杜門聽勘不得與封疆大計而第以一死報主上也亦天也初公以藩參分廵荆南道日操甲走馬練試帳下敢

死士遇酒人劍客折節下之散金錢資給無算前後戰豐邑坪斬首三千餘級親戰燈草坪斬首千八百級合擊桐城舒城間斬首四百六十餘級勞緒著聞一時無比間語及其債帥黷貨冒功逗留逸賊狀輒面赤目眦鬚髯戟張嘗侍楚王讌斗酒彘肩啖且飲畧盡王左右顧曰壯士命撤豆間腳飩恣餔之酒酣耳熱抵掌天下事激昂忼慨視纖趨矩步齗齗細謹書生蔑如也督師武陵楊公倚以為重因上言公邊

將才可大任以是仗鉞撫楚撫楚而死楚庶幾哉不負武陵矣舒生曰余遊漢中漢中人為余言方流寇蹦秦隴時則有興安金大夫登陴堅守五閱月卒保危城而勞憊以死宋公素號知兵以開府之力守承天顧身與城而俱碎何耶德嘉涙涔涔下也曰嗟夫宋公視先大夫同志耳而賊尤劇矣當是時州郡縣道望風潰者不可一二數大將軍擁百萬之衆大者侯次者伯始未嘗不干城腹心而後乃逡廵首鼠不

用命也身與名泯滅即何面目見公等地下哉嗚呼公往矣至今猶凛凛生氣萬世而下且有識公墓道者嗚呼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人又言畱守死妻其子某殉撫軍自刎血淋漓皮肉猶屬一走卒侍公旁且哭且加刃焉而後絶嗚呼公之走卒亦烈矣夫公名一鶴鶴峯其字順天宛平人懐宗三年鄉舉以會試副榜官教諭遷丘縣知縣擢兵部員外郎出為天津兵備僉事改汝南兵備駐信陽進副使調駐鄖陽遂

撫湖廣一時同死者三人而公與蕭令墓皆傳獨留守未得其葬處哀哉

重修廣濟縣儒學碑記　張仁熙

康熙十有七年戊午博士先生汪紹遠始司濟鐸見學宮傾圮慨然有重新志而是時義興眘齋蔣公督楚學故事學使者按部一臨郡庠講業公兼臨邑庠即屬庠不克至修舉必悉於是湖南北以次報葺顧謂先生曰吾讀水經而異濟焉夫江以海爲歸而桼

酈註江乃止濟之青林積布地何也近採楚風輒首指濟濟先後多博學隱君子而治舉子業者亦惟濟最彬彬焉豈其有崇仁南城之產玉蟠石簣之儁乎惟爾訓濟賢曷諗諸異日告以所得賢大夫士之宜祀於鄉者蔣公核實同日祀之歲大比錄科者皆知名士次年壬戌金子德嘉售南宮第一蔣公則大喜曰吾固知濟之鬱而光也雖然先聖靈爽憑焉惟爾訓濟賢學宮之葺非子誰肩矣出二十萬錢付之乃

益梋數年稰而鳩庀之封木千章瓴瓬𧮂罌鱻甓涴液之屬即竹頭木屑佐之家貲而槎自武昌咸以供傕直堅緻宏麗費不下六十萬錢葢不藉紳士一傭力一型釜鼎峙皇皇視湖南北乃倍也工成綌逺顧退然謙謙不自居名邑弟子員告之曰非逺之能也其蔣大夫之鑑於水而無留景也抑大夫非其鑑之謂瞻嵬然者而知琴瑟書册之藏也翬飛跂翼騫櫩於天泰岱仰之日月麗而雲漢之昭也非馺娑井幹

比也廉隅立則畀頑袪茀除淨則理性明行績樹則室堂阼粤樸斵丹雘隨地而是也望宮牆而胸焉豈大夫意哉其以是爲模以是爲範矣仁熙作而嘆曰善哉先生之言蔣大夫也顧所自樹立弘矣先生訓濟六年禮賢植能以家振士困阨至不給於飧和而介不苟私毫髮即例歸貲宿裝者悉出以嚴聖座旁及諸儒先名宦鄉賢歲時祀事齋邀維虔學地爲前令侵者請於上悉復如故而持義斷斷無假借士靡

不好音懷之微先生又烏能勝任而愉快哉閟之八章曰松桷有舄新廟奕奕言先生之與大夫有成也泮之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言先生育士而士能推以大也於是多士賦棫樸之全而飲酒以樂之焉是役也工甫興而鄖子之命適責先生不少倦晨夕益先生避名敦實勤於始而不倦於終者先生誠固然也維邑令陳公肇祉博士長蕭芳各捐俸助工而籌畫勞勚者則諸生舒峻極胡之俊張佳昷楊齊

聖等也

龎居士洞碑記　　張仁熙

從鹿門灘舟中右望鬱翳而深秀蒙茸崯落疑有隱君子出没於其中者兹何地也耶臨其滸漁網集焉捨舟登岍樹與屋雜人復與樹雜曲折行夾道門二里許上數十丈或曰此龎居寺矣寺亦隱樹間登始見之最後一大樹生石上可數圍寺從洞名洞居寺右徑愈崎竹樹愈密門階甃砌昔人殆匠心焉洞門

古樹異藤隱黝三面曲欝草花木石隅堂奥房規矩不必以方圓矣入洞顧平敞中供佛列華嚴尊經前可經行鐘鼓有供龎居士像夫婦坐上座左子右女意如當日所稱團圞頭者後有房有庫有寢室下平如掌上紓衍若屛葢冬温至熱夏涼至寒住僧以秋仲入春仲出或稱鴈僧焉佛燈澈宵旦是夕予與僧茗飲香蘺間漏下二刻始入宿洞内時方孟夏僧輒怖曰得無若涼然猶可卧夏深則氷雪矣翌日從右

下數十丈一洞砥可坐臥如上洞稍隘門臨平地兩
大樹黛色參天光反照入洞中皆青翠沿而左復一
洞深不測徑愈隘今半没泥濘不可入二洞之背即
上洞所列竹樹花石曲堂奥房地噫崆岈靈恠至矣
哉居士名藴事馬祖得悟婦子女各有名字初隨父
宦衡棄金而隱其居是洞無歲月詢之僧既不能知
而士大夫亦無碑記詠歌及之者是日也天欲雨洞
口雲四合垂垂覆人予急走鹿門道僧隱逸持楮墨

索予題咏將以勒之洞中予告不暇且去

鮑照讀書臺碑記　張仁熙

使邑有山盤旋周遭蜿蜒間廁抑揚隱躍逢迎錯愕有楓杉松竹橡櫟之饒有奇石溜河嵯岩怪洞之樂其膏腴可高畀而田也其淵池韜涵瀦灧可掬汲而濯也浮屠羽客伏彩匿形之流瓢笠而閒至焉宜其為隱逸所棲遲而文士墨客所偃仰朝夕而狎也而况乎志錄所紀載有六朝之秀如鮑明遠者讀書其

上者耶然而徑斷野草屐噎資葹荒惑於巑岏蒼莽

矗雲屯霧之中者幾數百代尚各一亭祠又況乎狎

而棲遲而朝夕者耶客曰顧野王臺在亭林在硤石

和靖臺在虎丘昭明臺在招隱段文昌董仲舒臺在

南龍華在廣川皆濯濯列載籍茲明遠之來斯臺也

何晦也不可不悉而紀也張子曰噫難言哉夫明遠

以文士顛倒顯晦中以至遇害而没也史誌之矣傳

稱明遠與妹令暉以逸才起東海尤長樂府冠絕一

時既而以詩干臨川王為秣陵令巳事文帝為中書舍人帝好文多忌照至累句自晦最後事臨海王子頊為荊州參軍頊敗明遠死今讀其行路難梅花落東門輓歌松柏諸篇淒斷哀怨有零落不偶之悲焉意其人頓挫沈憂類非知道者然紫陽稱明遠才健盡變選體為太白諸詩祖腰鐮倚杖之語倔强不肯甘心而雜記復云照作白頭吟自傷清直芬馥謗起鑠金意其人即不聞道類不至如沈休文顏士遜者

與夫其令秣陵宦中書以迨叅軍荆州也皆有志載若夫仕於黄梅與夫卒葬於梅而讀書是臺也歲月誠不能以深辨然則照之於斯臺也盖暫也雖然古人遇一奇歷一境歲序山川皆雕繪不自秘惜今觀明逺一登大雷絢文骨肉風煙千里咫尺毫端而吾輩不能捜紀載詢民隷發幽興几席間又安在與野王和靖並立今古也哉夫明逺之於臺也暫而都人士又因與狎而棲遲焉則臺之晦宜也故曰難言也

臺在東衢第一尖下妙嚴庵側上數百步大石方廣可亭石下小洞容六七人旁立大石數仞如砥他石挺密壁峙而理臺以下書帶草離離也葢兹山之巒麓縟翳綰錯者類各釋其曲房奥阼以戟立於臺之兩旁而一尖如屏如幕五峯當面烟月蔽虧江湖之流滙者雲翔玉照周旋明没而報於臺不佻不雜是故永偃仰眺聽於兹山者未有如臺之最者也既與山僧謀所以亭其上退為文以記之

修築黃師隄碑記

劉環

邑治襟江帶漢隄為外郛東起車水隄抵沔界西則黃師隄直接江陵嘉靖年間大中丞陸公督築亦名陸公隄云累土若阜蜿蜒百餘里悍與江敵兵火以來隤圮過半己丑冬初邑侯藺公始莅任嚴檄增修比庚寅盛夏諸水驟漲東西潰決勢欲嚙城值大觀察彭公行縣爰同我侯誠禱水遂回減克奠厥居於斯時也沈竈産蛙野無青草所幸政通人和自遠慕

仁果布米鹽流溢市廛民攜持襁負以就口食災而
不傷惟是決口工大費繁公帑民間無可借助不得
不起派糧土乃杜絶一切僉報兠攬侵牟坐討積弊
據實在㕔經焰糧起土升合勿敢容隱焰土赴工尺
寸皆有坐戴管押即用里排收報一用串票度丈尺
似高卑均多寡區畫既周謁諸上臺僉曰善每嘗衝
風冒雪往復拊循見之詩章有云假寐難成夢獨憐
荷蕢民至誠藹惻沁人心髓一時樂事勸功靈臺子

來不啻焉委督者捕衙王恪勤有加教䕶屬工務堅且厚凡五浹旬工遂告竣計築隄若干丈尺用土若干並按覈不爽銖黍而衆不朽之績在焉名賢經濟舉一事而衆美備類若此俟善政種種修築其一也隄大工並舉者三兹最其一也厚其防者周其利覯成在指顧者康阜在年世是可歌而頌矣系曰維邑辨方含夢噏雲迴瀾扼險艮以巨墳經始者誰中丞陸君國有庾廥野有耕耘嬉恬既久飛塵掩霧悚悚

慄慄載肅其羽以日以年匪贍匪顧弱也欲植呱也
需乳明明我侯壓紐胙茅祉席鍑子綢繆危巢林萃
翩羽渡徙烏休寅清一德顯比上交昨歲盛夏天吳
不戒鯨蹙百川鼉腥九派告以允翁牲以騂㛙灑沈
澹灾蹇旌所屆咨儆一堂盱衡撫膺水毀何其土堅
則勝昏正而裁大工其興乂安至計侯克祇承迺屬
耆老迺明約劑粒米寸土胥關國計公爾忘私刑故
無細法明意美功敏疇惠以玆巨防嶫嶫峩峩緣西

壁立百靈所呵斷蛟屹柱刻犀怙波彰往憲來峴首

摩挲

重建嶽麓書院碑記　　丁思孔

嘗觀古君子之出而服官也將以宣達正教乂安士庶則必竭其力之所得為以務其力之所當盡而時地之說固有所不計焉夫時有緩急則寧贏舉絀無絀舉贏是也地有難易則先其重者大者後其輕者小者是也然亦言其大槩云爾若其修舉廢墜之心

則有皇皇然無敢以宴安者今

朝廷勵精求治宵旰不遑凡所嘉惠元元者罔不利興害剔纖鉅畢洽而必以興起教化移易風俗為首務溥海内外亦既文德覃敷聲名暨訖矣頃者滇逆犯順負嵎於衡湘洞庭間肆其蹂躪仗

王師之奮揚威武不旋踵而底定而莅治茲土者敢遽以禮義之教望之靡敝困頓之民俗哉歲在甲子余

恭承

簡命來撫湖南經其野田尚汙萊入其城市猶墟落欲一旦起瘡痍而登諸衽席殆戛戛乎難之況於廣教化而美風俗又豈易爲圖者然余深念士爲四民之首如隆古以鄉三物而考其德行道藝今雖不可以驟幾要其可從事於學者當自文義始爰是告戒九屬令府州縣有司博士各課其士而彙其文以上至長善二邑則親臨府學集而試之初覩其容色憔悴或且纓絶肘見有觸目愴然者既而閱其文猶可觀

始嘆士之失學未有以教之也而教之不行又無以養之之過也孜楚志長沙舊有嶽麓書院爲宋張南軒朱晦庵兩大儒講學地於時遠近嚮慕絃誦之盛比於鄒魯前明屢爲修葺兵燹後久就圮殿廡祠堂鞠爲茂草矣余乃上體

國家典學師古之至意謀所以復之則與藩臬道府諸長吏約節其祿食處事鳩工因其舊址經始於乙丑秋仲而聖殿兩廡齋舍咸招致生徒肄業其中設贍

餼廩每月課試者三手自丹黄甲乙之爲多士勸越
丙寅而高明中庸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貧
笈來學者日益衆余又恐其養之不繼也捐俸購田
三百餘畝以資膏火擇諸生老成者掌之然不重以
朝廷之明命慮其久而或替也乃具疏章凡再上仰荷
俞旨丁卯春
親灑宸翰書學達性天四字扁額並十三經二十一史
經書講義遣送到山固以重道崇儒昭我

國家右文之治而興起教化移風易俗之意實於此
寓焉嗣是而
御書樓講堂庖湢復次第告成所費不貲民不知興作
之累而余之心力亦已殫矣學者競相激勵不獨登
賢書捷南宫者若而人即窮簷蔀屋亦漸覺觀摩
興起而余調撫中州之
命下矣諸生不忘所自乞記其事勒諸貞珉余謂之曰
為人臣者奉揚

麻命凡嘉惠元元之事其為庶為富為教道固多端茲特其初緒耳其何足記諸生曰夫子之為此將傳之無窮也若作梓材既為樸斲又必從而丹雘之繼自今墾辟之土被野烟火之氣滿郊誦讀之聲遍城郭時屢豐矣民安堵矣後有來旬來宣者鑒於茲而踵事焉日漸月摩士因文藝而登器識民亦感慕而知廉恥教化大行風俗醇美豈不重有賴乎余曰唯唯否否古之教學者文辭云乎哉必也六德六行六藝

咸備於躬乃論秀以升功烈聲名於是焉出余行矣
多士勗哉有能繼朱張兩夫子之遺緒講明性天之
學蹤軌前型扶掖來哲仰答
朝廷作人之化余實有厚望焉是為記

重建甕子洞虎子磯鐵練碑記　　劉應中

楚之水大於洞庭而險於辰河沅桃接壤之間有所
謂甕子洞虎子磯者崇崖峭壁兀立如削為舟之所
必經既無鳥道仄徑可施縴簹又無巉巖縫罅可用

鈎挽春夏泛漲水愈高而石愈怒舟必停泊以俟其平稍觸之未有不漂流而傾覆者固辰河之一大咽喉也訪之故老知其處舊有鐵練蓋善士廖翰文之所施也鑿石平挂半崖舟至此逆挽而前足不勞而隨舟以進故能無停滯顛覆之患其法固甚善遊宦商旅之食德固已舊矣既而歲久廢落餘其半復值變亂之秋有恐其利舟楫者而去之欲阻水軍前進其計誠拙余叨守是邦慨然修舉遂為之推廣其事

遍謁各憲咸蒙許可抵郡後遂力成之爰名鐵工計
費約需千餘金用是鳩工庀材於辛酉仲秋設爐越
癸亥季夏而成鐵練一百七十二丈計用鐵三萬餘
觔其穿挂之法則於甕子洞之平崖獅子崖走船溪
長灣頭腰眼溪以及上虎子磯下虎子磯與沙灣則
各因其崖之廣狹平險以為大中練之長短而隨宜
布置也其長大倍昔而品搭得宜扳緣實為利便其
法較昔更為詳密復責令近崖地方隨時守護自此

操舟泝流者可無停滞顛覆之患矣爰將職銜姓名詳列於石以垂不朽其穿挂處所與鐵練丈尺則泐於碑陰庶後之官是邦者遇有鈌落則循其跡而修補之云爾

馬口橋碑記　黄利通

馬口當蘄陽之衢肩摩趾錯旦晚不絶於塗其地外江内湖春夏水漲回流激射橋易毁而難成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行路之難喟然望洋而歎矣蘄人

李刺史我平首傾槖為一郡倡鳩工飭材浹月而事竣余聞秦有天下石梁之制乃興上世皆木為之木之壽以歲計石之壽以世計秦漢後之改作不必盡遜三代者斯其一也然木價廉而工省夏正十月成梁歲一舉事民不稱病後世野廬失職在官既無耑責兼以物用宏侈無所得厚貲往往廢缺不修於是乎鄉先生之興建責與有司等嘗博考域中形勝以橋著名者若富平平津溫陵洛陽皆有鉅公主其事

光照圖冊其他亦各具地志中而李晟之於趙鄉無病涉厥功尤偉今我平方剌趙州又與西平同系其經理材幹為世津梁驗於一鄉卜諸一事亦足輝映後生矣唐人伐木為橋少陵猶以濟川功許之今兹之役與一二酒仙詩佛徘徊嘯咏其下豈使天寒白鶴日落青龍之句孤行千載耶剌史子志南伐石請記為書此以遺後之君子使知存心愛物於人當有所濟庶幾護持補葺毀者可成成者不復毀此剌史

之志也亦即州人之志也若夫捐助之衆工作之勤
錢穀竒羸之數歲月之始末尺度之脩廣例載碑陰
不具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葛位錫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

藝文志

銘

漢

冠蓋里銘有序　　劉表

水經注宜城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至其中刺史二千石鄉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

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曰冠蓋
里刻石銘之其詞曰
峩峩南嶽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
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

九疑山銘　　蔡邕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雲煙時風嘉雨浸
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於虞舜聖德光明克諧
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曰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

承秦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仙神

唐

陽華巖銘有序　　元結

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有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巉嶄其下可家洞開爲巖巖

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嶺巔如闢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議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浯溪銘有序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

巉雙石臨淵斷崖夾溪絶壁山石殊恠石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兹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乆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五如石銘有序　　　　元結

涍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巔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有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其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尊可貯酒石

尾有穴且如礲者又如瀧者泉可停澄匜石而流入於礲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黿出洞登山若坐於顛石則如乘惟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朝陽巖有序　　元結

永泰中自舂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戲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前攝刺史獨孤愐為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為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絕勝之名

已而刻銘巖下以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

謂幽奇巖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巖絶巘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武岡銘有序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

逭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栁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遵化革心無敢不讋母弟甥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皃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

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服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誇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詞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户恐谷竄披
攘仍亂王師來誅欺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
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
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
貽我子孫我始蠡賊由公而仁我始冦讐由公而親山
畋澤獻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婣族烹牲是祀公受
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
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

祝隣之德恒遵公則朂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宋

明白菴銘 有序

釋覺範

予世縁深重夙昔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不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

臨湘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菴中不著毗邪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何嗔於是隄岸輒決滚滚多言然竟坐此皆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召魂魄料理初心為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電背覺

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心研味其旨一菴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絲毫不差蒙難而著隨孚於嘉

襄樊銘　李曾伯

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京湖置制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督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國

明

新寧石城銘　李東陽

維郡之墟中有夫夷地險且崎溪迴岀旋椎卉為鄰以世以年築塊為城其上可乘居人弗寧圖初及終伊疇之功噫我吳公惟厥庶官惴然務先蒸民再懼石城憑憑譙樓鼓聲城門夜扃聖明大熙安不忘危惟古之規惟公南巡有惠在民石城磷磷億萬為期何以永之責在有司

黄梅儒學記銘　黎淳

有嘉新學戴侯所葺孰振厥綱都臺有檄厥初庳隘上
陋旁穿燥濕不飭神罔降賢乃新斯堂人安其業冠帶
縉紳古訓是式乃完斯廟神安其靈樽俎旂章絜穆在
庭金節煒煌都臺來莅惟德之造師儒咸會都臺有心
昭格神人旌能懋德庸激衆勤咨爾名山越暨嘉水安
奠此邦歲崇祀禮爾靈在地峻極于天弗鍾於人精爽
曷宣都臺有心山川鑒燭宜配崧高甫申是毓奎壁騰
輝江漢發祥郡賢福國丰采聿章凡爾邦侯毋替成蹟

太史作詞永歌帝力

黃州廟學記銘　黎淳

惟黃建學革故鼎新何以致斯國有其人穆穆王公神綏爵位人在春風物沾時雨潭潭儒室士履典常鼓鐘經史駿發福祥當其無事爾養厥躬官守言責蹇蹇匪躬其或有虞爾身殉道臣終於忠子終於孝覿文成化四海永清天子萬年吾道大行

洣江書院銘　林廷玉

主敬銘曰人心出入憧憧靡定業用就荒事罔或正奚以宰之曰惟是敬主一無適嚴肅剛勁太虛中涵湛然止靜萬事隨感一性順應作聖之功是曰要逕行恕銘曰仁為道遠造匪一蹴恕以求之是曰良術正已責人推心度物一公自持靡狥利欲形骸爾殊分願咸足惟日強焉功用寖熟萬物一體優優聖域修德銘曰人得於天五性咸備奚以牿亡氣拘物蔽修之維何反同變異惟心是存惟知是致靈扃中虛太空弗翳復焉執焉

罔虧賦畀充實光輝塞乎天地凝道銘曰太極之理無乎不該樞紐萬化管攝三才人於是道何以聚之操心究理修德是資德全於心道見於事充拓流行罔有不至道不遠人欲之則是

文昌閣銘並序　李維正

蘄春南郭里許江有石磯突起唅呀桃花水盛暴集没頂舟行遇之輒敗或窒礙不得轉移旅客凛凛不免是懼徐州守儆挈轡令舍之意搆

亭其上可容數人耳方伯吳公治兵於蘄廣盱營表謀夷燮而築宮乘水勢殺時周遭揵菑為隄層累成基平正如砥建傑閣鎮之長年三老識其處晝眠而過無復患若初辨方正位厥位當巽巽風上坎水下於卦為渙睢渙之水五采成文號之曰績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文昌孰能當此者乎閣祀文昌禮以義起也形家又謂控扼下流山聚土澤鍾水水土演而民生蕃殖

更埤益學宮之盛自是入省試上春官得雋盛倍疇昔登閣四望左有南山右有麟鳳二山後則匡廬秀色遥可攬結前則龍津蘭若洲渚連亘縈帶大江而下城郭屋市人烟氤氲林薄蓊薆魚鳥飛躍比屋絃歌樓船簫鼓榜謳漁唱鐘梵之音輻輳並至耳目不暇應接居者行者得未曾有侈譚其事而州人陳茂才孺子索余為之銘竊比張孟陽之劒閣云其辭曰

兩戒四瀆江河為尊自北而南湍悍長奔江有灧澦河有龍門以遏狂瀾以奠厚坤峩峩横石蘄江中央乃召匠氏削成四方象彼北斗戴魁六匡聿考新宫用祀文昌如辟雍環如霞標揭上下往來巨艦細筏足不虞觸趾不虞蹶氣無沈滯亦無散越載占諸易惟渙則然柔順從剛在中罔偏血去惕出機得願焉爰假有廟利涉大川鱗介游泳恬風澄波天時地利恊於人和登髙能賦於兹婆娑仰觀俯察釃酒賡歌四民樂業既富方穀

思皇多士菁莪棫樸貴相理丈司命司禄江神佐之盛蒙禔福作者伊誰新都吳公尸祝俎豆輿誦融融離堆砥柱竒蹟攸同史記令名河渠書中

嶙嶁書堂銘有序　　湛若水

嶙嶁書堂乃衡州祝黄門詠之所治以俟異時同甘泉子居之也嶙嶁峯在衡嶽五峯之外其趾隆然實髙出於五峯衡陽之勝於斯為最祝子請予作銘歸刻之崖石焉詞曰

高高衡嶽祀融之墟紫蓋青玉可卜我居爰有峋嶁祝子治之左右雙泉匯為前池維彼峋嶁隆趾鋭顔五峯拔地高卑較然堂開高曠坐收洞庭俯瞰湘流仰摩列星磨崖勒文以定我卜祝子從子振衣濯足

周元公祠碑銘　　廖道南

荊楚之墟翼軫所躔祝融蕺業九疑蜿蜒粤稽諸古神聖誕育炎皇先物虞帝南狩靈氣顥景結為正祥日昭壁緯斗煥奎章惟茲郡土理宗封域錫以嘉名嶽猷有

爽自周元公産自舂陵月巖鳴鐸濂溪濯纓來攝於茲
肇創學制尋孔顔樂肇崇祀事太極有圖理趣淵源羲
畫姬彖得彖忘言發揮精蘊天人心學上承洙泗下啓
關洛五峯有記考亭用光宣公嗣音妙道益彰肆我皇
祖加意黌校鴻謨鉅典揭厥綱要迨我皇上鋭情經術
睿藻天葩昭哉敬一睠茲湘楚曠世遭逢涵濡帝澤鼓
舞靈風龍飛大狩經營伊始命奐有輝丹雘其美新廟
奕奕聖謨洋洋俎豆禮樂絃誦文章凡我同人采藻思

樂緬思大道紹彼先覺

荆門陸文安公祠碑銘　　廖道南

天生蒸民若有恒性惟后綏猷立極主静堯舜授受心學肇傳臯謨弼諧箕疇允宣孔孟而後聖言幽渺匪靈弗瑩真知者少濂溪產楚二程從遊文安崛起來自南州典郡兹土荆門增重蒙山嵯峨惠泉澒洞時正講習闡明道真易標義畫範錫禹文城戒覆隍巖險爰設誓清遐荒靖康聦雪堂開春令威福時陳弗虐弗獨而畏

高明即兹政蹟永貽南國甘棠勿伐井渫用惻貞哉柱史慿軾覯風選兹形勝二泉之東中丞協謨乃偕藩臬郡侯鳩材允彰休烈龜山在南龍潭在西内史作銘永世有詞

誌銘

宋

連處士墓表　　歐陽修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

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鰥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威恩令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甞為應山令後為磁鄆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而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政以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

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舍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

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宋慶歷二年十二月初四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甞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

乳母任氏墓誌銘　　　　蘇軾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蜀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明

呂文簡公墓誌銘　張居正

萬歷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上輟朝一日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興周遣人持吳大叅國倫所為狀來請予志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司政府知公深公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

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牴牾其間無論彼已懻忮即賢者各視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乃世儒嘐嘐猥小曹絫而畀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為簡也已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慎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主信哉按狀公姓呂名調

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粤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家桂林是為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為郡諸生而璋以貢為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應陽早卒次即公正德丙子仲春母張夫人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為嘉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

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莊
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事壬申上初即位拜禮部尚書頃之上問余
孰可與卿同事者余以公對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
遂召為文淵閣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
修穆廟實録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
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
歷官垂三十年兩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

内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講讀凡總修嘉隆實録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典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凛凛奉職由大宗伯入内閣若大喪大婚若宗親薦號若降人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相成以當上心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命分獻郊廟釋奠先師時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綺乘馬什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又

患足痿顧念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乃疏乞
骸骨上固不許諭留甚温疏十上始得請賜帑金文綺
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其子興周以祠部
扶持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暮公晨對客食飲如
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
有四公沈密簡重人莫窺其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
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為祭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
德而後藝以其身為型範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

擬性尤澹泊雖蟒玉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諸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頌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邸中躬暨張夫人奉匕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即與張夫人起視則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為孝感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

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實錄成
贈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
人少傅濡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都會恩廕一子入
監讀書及卹廕凡三公四子長興周既舉進士為祠部
次興齊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興文興武振振濟美
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叅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
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泉女武聘興國吳叅政國倫女女
四少者未字壻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莅常任孫一嗣

簡聘延郡丞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興國省族展墓比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墉於興國語吳大猷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興以示不忘故鄉明年吾以其家來蒐裒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伯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令也則公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史稱民安

時熈歳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樸忠

孺人朱氏墓誌銘　　郭正域

婦德不踰閫余惡乎知孺人孺人適給諫李公三十餘年有子若愚文士也悃悃款款其言不妄孺人卒而若愚泣告余曰吾母之好善惡不善也於親暱疎賤一也其處得意失意無分別心其孝毋也毋死而孺子慕也其治家也如鮑少君其教兒也如敬姜其約飭家人如大姑母氏知道者也願先生誌之余不佞去漢城一水

而近漢中人士亦亟稱孺人賢孺人以給諫貴兩受恩綸姓朱氏仁廟時御史朱文炳裔也舊家漢口御史卒其子州守移小山巷世為明經博士再傳守憲補郡增廣生娶張氏生孺人守憲教孺人如教子孺人幼有懿德以隆慶戊辰歸於李食貧有年既給諫舉進士官中書官門下省官浙西臬司階中憲大夫孺人從之跋涉中外給諫茂年懸車又與偕隱凡人間顯晦得喪靡不躬閱之矣孺人性儉約一敝袍十年不易三浣庚續帶

其鍽矣有友人從遠方遺兒冠玉孺人急碎之曰家世樸素吾何以教兒今易而服乎吾家男子讀婦人織計口作業未有靡靡也兒婦輩稍偷惰戒之曰吾昔在田間與若諸母作苦鷄鳴機軸軋軋未休啖橡芋尚不飽若等嬉而食可若何孺人雖老不輟婦工甕牖醯醢皆治之給諫在北時里中故人子多附之給諫返里中里中故人子多叛去給諫不能平憤憤榜其門絶之孺人曰市朝而來暮而散人情市道也彼皆親暱也親者親

故者故勿問其他給諫悟而解有兄弟與其庶弟相失孺人掩面不視曰不義不暱吾不能覆也舅氏感其義而難解有所親才而不遇待之有加後顯欲厚報孺人曰吾豈哀王孫而食報也耶戊寅為給諫置側室裴後又置側室胡又置側室董床笫之言不及私故門以内井井然而雍雍然孺人在家扃户終日獨坐諸姑伯姊子孫奴婢無不凜凜見憚若愚為諸生有名嗜學如渴披服如褐出語如諾孺人戒之曰汝志勿汰汝氣勿惰

汝情勿躁吾五十年胸中未嘗置冰炭信斯言也孺人之教子遠且大矣孺人生嘉靖辛亥終萬歴壬寅壽五十有二給諫名宗魯若愚娶鄭氏繼娶鄭氏以萬歴甲辰葬九真山宗文嶺塋銘曰産於儒家於儒相厥天顯於夫子如愚子不愚生披朱死含珠漢之廬人所模真之壚人所都

李得軒墓誌銘　郭正域

嵗在癸丑余就都試門未啓予與公共坐街衢各問姓

名知為公也予試舉漢上一二知名士問公公皆不許可似狂士及榜出公舉第六人文甚俊偉膾炙人口幾為解頭而諸名士俱落第則才之不逮遠矣次年成進士入中書舍人拜諫官旋出為僉臬隨以言者罷歸而予始獲一第逌與公周旋則倜儻丈夫也不似言者公在林下久一意農事阡陌漸廣家計日饒晚年益好施與幾乎累致千金而散之矣有子若愚舉於鄉有文學為公乞地下之文按狀公諱宗魯字學仲一字維誠別

號得軒今從其在仕籍者先世江西玉山人今玉山有治官氏李者是也宋初徙金陵徙齊安或曰宦齊安為治官亦稱治官氏再傳崇陽從漢陽湘陰里因世焉葢宋高宗南渡時也五傳伏入又八傳義則元至正人也義好行其德人多誦之今武昌黃鵠磯岸漢陽大隄皆義所捐貲修石上向刻有李義名義生敏忠敏忠生珣亦好施珣生子潔子成潔生錬是為公父後祀於鄉賢漢人稱為鄉賢公元配吳孺人子三長宗儒次即公季

宗明公四歲通論語孝經屬偶輒應聲對十歲試郡邑郡邑大夫大奇之鄉賢公竟用節俠以貧公從治田手一帙雜犢牧閒十八補郡弟子員為文多軋茁不雅馴時人莫之許也公益發憤文日益奇戊辰始娶朱孺人困於庠膠者又六年朱孺人簪珥盡脫給王父代族黨償大家子錢一日與鄉賢公露坐鄉賢公持公泣曰吾釜不再炊所為義極難而不倦者以汝兄弟在也汝不偶於時吾且為世財奴笑公聞言若負芒刺稍稍抑下

其語近人遂連獲雋去為中書舍人凡五年庚辰纂修
實録成改兵科給事中入直經筵督軍政考察上疏論
鹽法屯政九邊奉職無狀俱不報又疏論南京不應過
北考湍銓司惡之又劾大僚之不職者數人會有督視
皇城之役而鄉人曾司空王少宰之隙作矣屬有讒人
交鬬其間遂出為浙江僉事公在浙纔一年為政嚴明
官吏相戒勿犯未嘗殺一人未嘗褫人一冠服壬午浙
兵變梗撫臣公所守郡去會城七百里旦夕不能達公

曰吾即提兵往救已為越俎況吾所職海防也萬一我出有他儆可若何遂不往俄難解而前諸不逞之徒在行間者官司不復能制所過縣材殘破諸道使者相約縱去勿問恐復蹈前轍公曰不然是狃我也嚴為諭一切小有犯者治如法杭兵横行他境而不敢犯台紹二府會新督府至有兵變公曰吾適在此不得坐視迺走出捄諸亂民從擾攘間望台紹旌職則舍戈而呼後朝廷論兵變事盡罪前失事諸臣下具事於新督府時新

督府為張公佳脩執不可曰亂兵倉卒七百里外不能
遽至迺得從末減調廣西蒼梧兵備而公遂決意解綬
矣居林下三十年躬親畚鍤朱孺人佐之然性喜施急
士之難如弗及甲午戊申大饑先後所食蒙面緝屨之
人無算約費五千石有奇歲時掩骼之費如之所著有
西園樵話兵垣奏議若干卷既遭坎坷晚而嚴事張甑
山先生曰吾非甑山幾誤一生遣若愚受學焉他如建
祠堂裥義田設塾學立家訓里門火跪而以身為百姓

請反風者三矣鄉人翕然異之步過市中市人視其色如童子昕夕與諸生商確文字亹亹千餘言不倦寢疾不久而没戒子孫以勿忘為善已瞑忽張目曰張君需我矣為汝暫留移時復眴愚曰吾去汝矣公生於嘉靖己酉卒於萬歷庚戌葬於辛亥元配朱封孺人先公九年卒子一即若愚丙午舉人再娶於鄭孫三長應槐郡庠廩生娶今四川提學參議魏説女次應橘娶進士樊孝介玉衡女即公壻也銘曰官胡為乎不三旌壽胡為

乎不胡寧而髮未星而貌若嬰有田一成以與於仁有子高明萬夫之英有孫繩繩龍變雲蒸謂有意乎長星迺竟逃乎窈冥我有一言勒此佳城

劉小鶴墓誌銘

李維正

公名伯燮字元甫德安府孝感縣人府東有大小鶴二山公與伯凡以為別號焉其先臨川上頓渡人世受耕而貧莫能譜其支系獨周塘下灣有冢纍纍差大者曰知州公然名軼矣下灣五世祖貴瀛家小給生本旻弘

治時賈房山竹山間已來安陸治田廬居之娶於高生寬德徙居城東任俠自喜嘗出見鳳於郊娶於滎生廷相繼娶於周無子佐之者楊生知州廷贊舉人廷弼廷相公父也善為星娶於方初舉公兄曰是必大吾門也舉公曰是不利阿翁則奈何父尋卒公兄六歲公三歲母育之良若出就外傅日受千言少司寇何公遷見而異之謂其弟曰若女有貴相此其偶也遂締姻十六為諸生葢大父母尚無恙而甘毳不具兄弟恒相持泣向

人借書中分之默誦繕寫不失一字乙卯春梁燕同窠異户有李姓者久疫遭公於道攬衣袂曰爾非劉某乎適張天榜爾領解榜出果第一凡與焉乙丑凡成進士令上蔡祖始卒公以力學病醫藥不效靜坐一室澄心觀道乃差戊辰舉進士第六人具疏陳母節詔旌其門明年祖母周卒奉使歸葬還朝除户部主事改工科給事中歷兵刑二科前後封事皆關國體其焚餘草中其處置廠庫花布科條後人遵用之請復故督府胡公宗

憲官尤為縉紳所許高文襄以首輔領太宰報怨華亭非時討諸臺省異已者以其門生為臺省百許人惟公三數人非門生由才望得之無所徇又會江陵與新鄭郤出公為陝西叅議守隴右所部二郡及衛所文武吏千人地廣輪三千里煩猥填委公手口並作頃時而畢兩造具鞫問必得其情乃已日昃不遑食郡城引郭外渭水冬則氷堅不可致鑿四井九仞而及泉即有警可嬰城自守矣商賈族處郊關城庳薄為增廓之相學宮

地不吉而有蘭若殊勝因易置壯麗倍昔召諸生肄業其中時督課之名士輩出三年擢副使備兵固原甫上而洮岷番入内地戕我官軍勢甚張有詔興師問罪制府石恭襄咨公公曰洮階東西相距六百里在階名武都氐在洮名吐谷渾羌各有雄長不相下階番居大山深箐以木為弓仗之上下石磴如獼猴不畜騎制許三年一貢月朔詣州西廠市市猾欺之相搆至掠子女圍困守帥𧶘固欺我兵衆無所用必陽示撫而剌得其間

道乃可議勦也洮番遡洮河而至河州近西海架木為
屋覆以土角弓長箭甲馬甚精利騎而馳如飛每貢有
馬有酥酪有刀亦與瀕河民相殺掠戕二守脩官我軍
出則遁故必先守而出其不意則可議勦也石公深善
其言遂屬公攝洮岷兵使事公請以總兵孫國臣率兵
五千來討公介馬犯矢石為將吏先皆用命又悉其要
害部落以熟番導入穴斬其魁咱嗟等二百二十餘級
移兵洮州至秀石關兵三道進斬首一百四十餘級縱

火焚死者千餘人紫氣亘天二十里所俘獲牛馬鎧仗無算番恐願為白人領白旗者七十餘族論功晉俸一級丙子監陝西鄉試所收皆知名士程式之文多所校定已調雲南督學學政久弛上下相冒有不由里選而遊鄉校者廉得胥吏薦賄舞文若而人論戍左右凜凜其教先行誼後藝文語具教滇抄中取士因才品不局一格歲比士一周再閱歲凡再周饑不及餐御燈火至旦其勤敏類如此鄉人按滇寵其銜前皃欲冒青衿公

執不可雖嚴恭肅公子竟無所私士瞿然顧化相砥礪期不愧為公弟子考績贈封父母如例宗伯殿最諸學使公居最詔晉俸一級已擢福建叅政便歸省覲銓部言諸藩轉餉使為枝官裁之候它除而伯尼方謝病里居母春秋七十公喜曰此殆以樂天奉我也亡何尼卒公憂思焦灼又懼傷母心避之垂涕浹衣袂枕席間無復宦情矣而有河南除念母出入庭户思伯子無聊奉之宦邸稍遠耳目所治磁州冠蓋雲集又多大盜桴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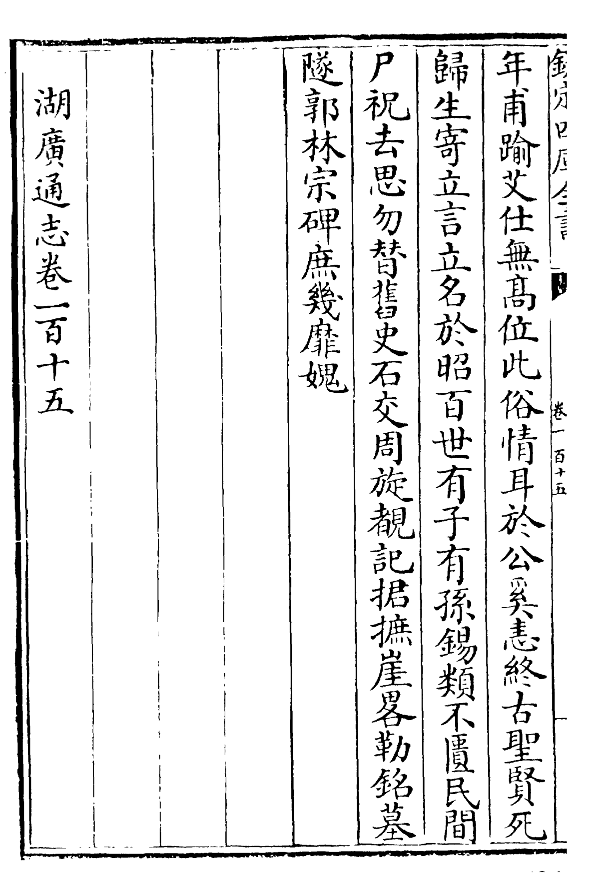
不絶為清郵傳繕墻堡嚴警跡寛徭省刑盜息而民安明年提調河南鄉試侍御史趙公倚辦公録文皆出其手得士較他科為盛督兑小灘省里役費數倍歲荒民棄兒於道懸金募人育之而開廩賑貸所全活者禱祀迄今不衰明年擢廣東按察使將母來謁其疏畧曰臣父早歲不禄臣母方生臣兄弟二人二十四歲守節臣兄伯生以南吏部主事予假還里臣得離母膝下少效馳驅不幸臣兄病故臣母七十四歲別無次男臣仕河

南去鄉土近母便就養廣東涉江踰嶺非母衰年可任臣頃調攝失宜痰火上攻怔忡瞀亂母復慮臣為臣兄之續乞長休告母子相依為命臣不忍忘母異日可忍忘君惟上憐察吏部言令甲乞休官有勞績聞望者許從新授里居劉某才堪世用志不阿時以母老辭天倫為重俾按察使致仕病痊録用報可亡何病痢謂其子曰顔之推云吾家官不過四品若翁已三品未竟者留之後人但不獲終事母死且不瞑孺子善代我為子吾

仕宦十七年未杖斃一人在滏陽時有犯法當遣臺下檄重杖余憫其老免之其人遂逸大索不得一日忽自首跪而泣曰小人畏死故逸度必不赦故自歸言於臺得末減吾生平未嘗受一介不義物若毋所知在隴右成縣令某有聚納之失懼得罪屬取箱篋文移潛置黃金二十白金二十其中詰旦始覺之白臺逮令下獄鄉非經宿第麾却可矣余實代公守隴右相隨行悉其事賊平公乃還治又欲以事入原州公所為開余若家人

父子初公癯以謹疾稍學養生家體浸豊澤飲噉敵健兒力御奔馬籌書精覈法令嚴整銖兩之姦難欺監試余得副公公監裁審確直指及藩臬長意見不一折衷持論與余多符公同榜者得幸執政能立致人通顯公不與接畧無與援所著鶴鳴集新拔無凡語勁挺之氣鬱勃楮墨間銘曰人薄文士短於政事假試一州即當便蹟公魁賢科詞華宏肆補闕拾遺風霜在字出之瑣闈投之邉地黍苗雨膏甘棠雲庇劍無留行囊有餘智

周邦良翰漢庭老吏樽俎燕談指揮如意逖矣六詔聲教漸曁辭放淫邪行戒險陂鎔鍊兼金調馴上駟文武尹憲詩禮郤帥人薄才士自喜多易公勤小物大臣無累五十慕親三公非貴以聚百順所養惟志友于喆兄充衣肱被籩豆樂孺塤篪遞吹戚戚莫逺没齒循次鶯飛烏集豈鮮同類淡交若水避跡若膻室罕阿堵門拒私饋望塵雅拜飲醇既醉内美修能九徵斯至殉道汚隆寘心求忮空谷駒返丘園帛賁公誠善藏天胡善忌



年甫踰艾仕無高位此俗情耳於公奚恚終古聖賢死歸生寄立言立名於昭百世有子有孫錫類不匱民間尸祝去思勿替舊史石交周旋覿記捃摭崖畧勒銘墓隧郭林宗碑庶幾靡媿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